



中國近代武俠小說名著

還珠樓主 著

獨手馬

下

中国近代武侠小说名著

独手丐

下

还珠楼主 著

辽沈书社

1991年·沈阳

独手丐(上、下)

Dushougai

还珠楼主 著

辽沈书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0号)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680,000 开本: 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印张: 30 3/8 插页: 4
印数: 1—23,341

1991年5月第1版

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徐 彻 丁炳麟 责任校对: 陈文本 孙东岩
封面设计: 赵多良 版式设计: 赵耀今

ISBN 7-80507-075-X/I·38

登记号:(辽)第14号 定价:15.40元

第三十一回 风雪空山忽来良友

前文沈鸿，冒着风雪，穿上雪里快，往寻姜飞，中途失足，跌晕过去。醒来见崔老人，守在房中，谈起姜飞，已拜异人为师，师父乐游子，对于门人，取才甚严。当日因见沈鸿义气，平日又极用功，心志也颇强毅，格外垂青，业已答应，等沈鸿伤好，便即拜师。

随又说起，新来师徒四人，连同姜飞，业已移居卧眉峰东南，二十来里深山之中，内中有人，与沈鸿还是朋友。当昨日沈鸿，闻得峰顶箫声，想要设法上去之时，来人知道峰顶高寒，罡风凛冽，无法上去，乐游子也不许人，强为所难，做那万不可能之事，本想劝阻，无奈背师行事，抽空来寻，不能久停。匆匆寻了一张破纸，写上几句，欲令沈鸿，守在洞中，不要远出，以防天气骤变，无意之中涉险。不料沈鸿，急于往寻姜飞，回来见洞中，不似有人到过，匆匆起身，一时疏忽，没有仔细查看。第二日由满山洪水中，冒雪归来，纸条业已被风吹落，始终不曾发现，虽然遇险，周身鳞伤，总算因祸得福，这且不去说他。

沈鸿因崔老人，不肯明言这师徒四人是谁，想来想去，只有大破郎公庙时，所遇一位姓棘的老前辈，和他门下小癞痢等三小弟兄，比较相似。但是双方，匆匆一见，姜飞因和万芳先走，还曾和他，谈了几句，自己到得最后，先只登高遥望。后来擒了伍喜老狗男女，赶往庙前，只在人丛中，看到两眼，经姜飞指点，互相含笑，点了个头，跟着人便不知

去向，如何会对自己，这样关心？万氏兄妹，相处日久，情份较深，虽然比较可能。但是行时，曾听万家母子说起，乃师侠尼花明，本年要往峨嵋青城访友，年内不会回来，就是移居武当，也在明年三、四月间。听崔老人口气，方才醒前，还有一同辈少年，以借铁笛为名，来此看望，好似一个少女，不是第一次来的那人。暗忖，来人不像棘家师徒，万氏兄妹，虽较近情，一则不会这样早来，万芳又是姜飞的未婚妻子，即便要来，应该是万英，对于自己，也恐不会这样关心。深更半夜，大雪荒山，并还刚移居头一天，便背了师父，人生路不熟，赶来探望，又是这等关切，断无此理。越想越不像，不由想到平日怀念的意中人身上，觉着前在老龙坡崖顶，所遇黑衣女侠门下两姊妹，比较相似。照此神情，也许对方和自己一样，一见钟情。乃师所居老龙坡幽谷，本极荒凉污秽，一无足取，这样几位前辈师长，多半相识。乃师和汤八叔，又是至好，也许听了八叔之劝，移居本山。只奇怪对方师徒，都是女子，共只三人。二弟已定拜在师父门下，师父对他，也极看重，怎会拜在别人门下？何况二弟最感激二位恩师，每一谈起，常时流泪，改拜别人为师，必非所愿。崔老人偏说得他那样高兴，是何原故？越想越不解，不便多问，一心只盼伤势稍好，早日赶往白莲磴，便可分晓。因夜已深，恐崔老人多劳，又不便再劝他睡，只得把眼闭上，寻思了一阵，也就昏沉睡去。

醒来见地火刚刚添旺，榻前放着一张竹椅，上面除茶水外，还有食物。右臂未伤，伸手便可取用。再看门外，雪光反映，天似早亮，雪还下个不停，崔老人已不知何往。心想，此老真个异人，若大年纪，独居深山，一点不嫌寂寞，所居不知是否也在峰顶？这样大雪，从所未见，似此高寒的峰

预，恐也未必容易上下，也不知他和师父，住在上面作甚？随将昨日所闻，重又仔细寻思，盼望太切，想了一阵，先觉所料不对。第一，姜飞不会改拜黑衣女侠为师；第二，照近来所见高人奇士，虽然磊落光明，不拘男女之嫌，对方总是一个少女，就算一见钟情，也不会背了师父，孤身一人，两次来此看望，末了一次，又是深夜。后经细想，崔老人口气，头次来的，虽似另外一人，不是女子。末了一次，决非男子，又有旧友之言，双方共只匆匆一面，意中人言动，虽极大方，不作寻常儿女子态，到底一面之交，这等关切，未免出乎情理，并且先将雪里快借去，后又借故前来。崔老人业已看出他的心意，并代隐瞒，可见双方，交情甚深，对我是极好。万一真是此女，自己身世孤寒，无才无能，自惭形秽，论哪一样，也配不上人家。眼看这样才貌双全的女中英侠，非但不敢作那婚姻之想，便是将来，借看二弟为由，前往相见，自己什么武功，都无根底，也不好意思，和人亲近。二弟和我，那好交情，师父业已答应收徒，对于二弟，又极看重，改拜他人为师，定必奉有师命，另有原因。这位老前辈，定是师父至交同道无疑。

这两个同门师兄弟，尚能抽空，来此看望，他为何不能走开。后来那位师妹。不知是否心目中人，这数日内，如再来此，见上一面，什么事，都可明白了。沈鸿先料第二次来的，是意中人，又是高兴，又是惭愧。及至几次盘算，又觉一面之交，不应如此，好些均与情理不合。可是除这三起师徒而外，别无相识。那位姓棘的异人，更连本人，均未对面。这也不是，那也不是，胡思乱想了一阵，肚皮不由饿将起来，腹中又在作痛，似要便解。暗忖，崔老前辈，那大年纪，昨日蒙他照护了一日夜，此时必是因事离开。看他走时，

火添颇旺，木柴均经挑选，都是无烟而又耐烧的特产坚木。这一堆火，足烧半日左右，饮食齐备，样样周到。大小便污秽之事，不应亵渎尊长。经此一夜熟睡，好似伤痛大减，如其等他回来，必要由他扶抱，无法推辞，不如乘他，未来以前，先解了手，如能行动，索性穿好衣服，省得样样都要依赖人家。想到这里，试将手脚伸动，果比昨日好了多半，虽然有点疼痛，尚能忍受，一看衣服，就在旁边，忙即轻轻穿好。身上重伤之处，均经包扎，敷有伤药，看不出来，只见鳞伤甚多，动作稍急，仍是痛不可当，只得耐着心情，试探着，慢慢把衣服穿好，穿鞋下地，试出两腿尚能行走，但不能快，跨步不远。

沈姜二人，平日解手，均在坡下，到了门口一看，雪深已过三尺，但由门外起，直达台旁，上下开有两条道路，一通崖上，一通台下。石台离地颇高，以前多是纵跃上下，有一竹梯，轻易不用，业已深埋雪中。崖上却有一条山径，本是又陡又险，大雪之后，被人开了一条雪弄，宽还不到两尺，只可一人往来，路却好走得更多。雪虽未停，经过一夜北风，那雪随落随冻，初落的虽较松浮，只得薄薄一层，底下全都冻成坚冰，铁也似硬，无形中，成了一道矮的围墙，人行其中，决不致于滑跌下去。地面虽有数寸深的积雪，因那开路人，具有巧思，能够利用地形，遇到高处，用雪做成台阶，余者一律平坦，略微朝下倾斜。沈鸿仍用三截钩连枪拄地，缓步前进。看那雪弄，蜿蜒如带，通出老远，雪花迷目，看不清楚，知是崔老人所为，心更敬佩。

外面太冷，伤处又痛，又不愿污秽雪路，费了好些事，才寻到一个偏在道旁的隐蔽之处。无奈积雪太深，身受重伤，不能跳纵，又费了好些心力，方始手足并用，咬牙忍

痛，连滚带爬，勉强由雪堆上面滚过。幸而下面，雪已冰冻，不会腾空；等到把恭出完，人已痛得发抖，雪风刺骨，手足皆僵。匆匆穿好裤子，还不敢走快，重又咬着牙齿，强提着气，一步一步，捱到原处，由雪堆上，溜将下来。连冷带痛，人已不支，勉强回到洞中，卧向床上，痛得发抖，隔了好一会，觉着稍好，一看包扎之处，已有血浸出。恐火要灭，又强挣下地，加了一些木柴，方始回到床上。忽想起崔老前辈，人甚刚直，对我十分爱护，看神气，伤势不轻，如其知我，去往崖上大慨，定不高兴。不如把衣服脱去，能不使他看出才好。谁知受伤太重，脱比穿更难，仗着心细，又有耐性，重费了好些事才将衣履脱下。刚卧倒不多时，忽听门外，男女笑语之声，似由崖上一面传来。沈鸿一心盼望姜飞，和昨日看望的人，早日与之相见。来人语声，虽听不真，但已听出，内有两三个少年男女。料知不是姜飞，也有昨日来人在内，好生惊喜。正后悔方才不该把穿好的衣履脱下，这时重穿，非但痛不可当，无此勇气，其势也来不及。两次想喊，均恐冒昧，欲言又止，猜拟来人语声，就在崖坡上面，转眼必到，哪知等了一阵，悄无声息，侧耳静听，只方才听到了两声，便无下文。

由小窗外望，北风越大，雪花飞舞如潮，仿佛风雪更大，听不出丝毫别的动静，实忍不住，连喊了两声，“外面是二弟吗？怎不进来！”声才出口，忽见风门开处，一条白影，已飞也似窜到面前。沈鸿见那来人，身材瘦小，穿着一身白羊皮的短装，头戴皮帽风镜，来势宛如一条银箭，也分不出是男是女，心方一惊。来人已低声喝道：“外面有人，恶斗就要开始，你这人怎不起来，这样急喊作甚？来贼都是著名凶人，还有两个异派妖道，被他听见，知道这里，

不会有什常人居住，一不小心，便遭暗算，何苦来呢！”洞中昏黑，来人由明入暗，先未看清沈鸿面目，又是冒了大雪，新由山外赶到，原在无意之中，把路走错，恰巧发现外面有人寻仇。敌人颇多，并还不是弱手，刚看出主人这面，业已警觉，埋伏起来。因想看看对面三人的本领，又想卧眉峰隐居的，决非外人，以前所见那人，不知是否在内？来敌虽然厉害，主人本领更高，如有准备，断无败理，用不着自己逞能出手，要是临时发现，隐在一旁，暗中相助，比上来动手，还好得多。心中寻思，见来贼已被崖上的人引开，随听洞中有人，连声急呼，贼党正由下面经过，恐被听出。心想，崖洞中人，必是自己一面，为何强敌寻上门来，丝毫不知，这样乱喊，恐将来贼惊动，匆匆开门走进。只见榻上，卧着一人，以为雪天贪眠，不肯早起，心还轻视，说到末句，忽然看出，沈鸿肩膀上，浸出一片血迹，并还有布包扎。上身衣服，业已脱去，好似受伤甚重，人的面目，也看出几分，刚咦了一声，还未开口，忽听远远兵刃交触之声甚急，忙说：“外面业已动手，听声音相隔颇近，方才贼党，业已被人引开，不知怎会折转？你身有伤，难怪不能行动。贼党人数较多，各位师伯叔，想必均在白莲磴，还不知道此事，我来时把路走错，到了峰下，方始认出。他们胜败难说，你千万做声不得，我看看去。”说罢，转身就往外走，身法快到极点。

沈鸿先听出是少女口音，十分耳熟，因来人头带风镜皮帽，面目全被遮住，看不出来。只知不是外人，方想请问姓名，忽然想起来人口音，已前听过，心中狂喜，想要开口，人已说完走去。来人不令出声，未便呼喊，想要起来，伤处又是奇痛难当。心正愁急，原来那着羊皮短装的，正是上次

大破郎公庙，在老龙坡崖上，所遇黑衣女侠的大女弟子，女侠樊茵。彼时匆匆相见，少年面嫩，未及请问姓名，谈了几句，匆匆分手。后听万英说，也和自己一样，并不知这两姊妹的名字，又不便向人打听，对方倩影，由此深印心头。明知本领不济，加以亲仇未报，匆匆一面，对方女中英侠，也决看他不上。不知怎的，偏是心放不开，昨夜遇救回来，听崔老人说，有人来访，为了相思太切，竟把来人，误会是她。后来越想，越觉不像，心肠便冷，只说不知何年何月，才有相逢之日，自渐形秽，并不想什别的，只求将来，学成本领，能与此人，常时相见，于愿已足。哪知竟出意外，果然是她，近来练了多日武功，虽比人家不上，要与贼党动手，自信尚能应付，偏巧身带重伤，行动皆难，如此文弱无用，对方岂不更加看轻。心正难过，又不知敌我双方，是何光景？听来人口气，分明敌人十分厉害，又担心姜飞安危，越等越心焦，一时情急，竟不顾伤痛，二次咬牙强忍，把衣履重又穿上。心想，自己不能对敌，暗器终可发放，刚把姜飞留在洞中的暗器，连同自己所有，带在身上。因是伤痛难忍，想稍为缓气，再往洞外窥探。

猛瞥见桌上瓦壶上面，有一纸包，上写青灵丸。旁有小字，大意是说，此药专治伤痛，其效如神，命万芳送来，交与崔老人，等沈鸿醒后吞服，赠药的人，正是侠尼花明。心中一喜，刚拿起一把瓦壶，想倒水吃，又闻到一股药香，想起崔老人昨夜曾说，这第二次药，要经六个时辰再吃的话，照此情势，必是万芳送药来时，见自己睡得甚香，也许受了崔老人的指教，想等自己醒后同吃，故未惊动。如今伤处崩裂，痛不可当，此药正好用上，忙将丸药，一同服下。因要照崔老人昨夜所说法，服药之后，还要调神运气，静坐一

会，方始生效，当时还不能出去。只管心急，但知伤势厉害，好些地方，业已裂口，万一伤后受风，更是危险。只得勉强忍耐，缓缓运用真气，在全身游行了两遍，开头还觉伤痛难忍，等到真气调匀，运行了两转之后，人便轻快许多，知道那药灵效。方才所闻兵刃交触之声，早已由近而远，此时已听不出。料知来贼，已被自己这面打败，也许逃走，正在追赶。否则，崖洞石台上面，积雪已被崔老人，扫去好些，并还开出一条雪弄，洞口又有风门，一望而知内里住得有人，来贼何等凶恶，断无放过之理。自己这面如败，决无如此安静，又想诸位师长在此，不容外贼，来此猖狂。就是往白莲磴，访友聚饷，也必回转，来贼必是不知细底，冒失来此生事，只要有人一说，凭各位师长的威名，吓也将他吓退，越想越心宽。只是想见意中人一面之心太切，又想询问姜飞昨日遇险得救经过，花明师徒，怎会来此？还有一人是谁？是否意中人，能否长居本山，还走不走？只顾盘算，勉强运完两遍气功，觉着身上伤痛，已好得多。缓步走动，也不似第一次下床吃力，正想快要痊愈，忽听身后，一声冷笑，同时，觉着冷风吹进，打了一个冷战，心疑方才那人，去而复转，全没想到别的。刚一转身，目光到处，瞥见身旁，立定一人，一手拿着一根峨嵋刺，也是皮衣皮帽，头带风镜，并有一双雪撬，夹在肋下。另一手刚刚扬起，刚看出来人，是个男子，未等发问，耳听对方狞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！”听去十分耳熟，还未想起是谁，来人左手扬处，猛闻到一股香味，人便倒地，不省人事。

隔了一会，耳听身旁有一女子说话，睁眼一看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原来对面立的，正是方才想见的人。自己卧倒在雪地里面，刚被扶起救醒，旁边还倒着一具贼尸，雪地已被染

红了一片，刚说得一句，“多谢姊姊，小弟怎会来此？”随声答道：“小妹樊茵，沈兄你虽不该带伤起身，也全仗此一来，保住性命，否则，你伤口已合，衣服未穿，被这狗贼擒出，就不冻死，伤口受风，也极危险，都是妹子一时疏忽，只顾赶往前面接应，忘了照护。后来想起，来贼共是六人，怎会少了一个戴皮风帽脚踏木滑板的，心中生疑，恰巧崔老人赶回，发现贼党，先作长啸，向二位师长报警，再赶上前去相助。这时，姜师弟和万氏兄妹，本是禀师旨意，来此看望沈兄，在半山上，发现来贼，生了疑心。先拿不准是敌是友，见来贼只一个戴皮风帽的，带有雪撬，又均飞身雪上，如履平地，又认出内一妖道来历。自家人少，恐沈兄受害，难于兼顾，于是由他为首，分成两面诱敌，引往远处，小妹由洞中赶出时，因觉敌人势盛，赶往接应，没想到此贼，乘虚而入，用迷药将人迷倒，本意带往隐蔽之处，拷问虚实，再行加害。见我追来，又听崔老前辈长啸之声，登高遥望，同党五贼，和崔老人，刚一照面，便被空手抓死了一个。三小兄妹，无一弱者，妖道本占上风，自被崔老人，接住一个，便现败象，那贼看出形势不妙，慌不择路，滑雪飞驰，赶到这里，正下毒手，被我接连两飞针，打中要害，跟着一剑杀死，这里离开战场，已七八里，沈兄伤重，不便行动，我捧你回去吧！”说时，人已被樊茵，双手捧起。地上飞贼，也看出是前在少林寺，所遇飞贼，黑蝴蝶唐飞，心虽欢喜，老大不是意思，本想辞谢，无奈樊茵，抱持甚紧，休想挣扎分毫，只得连声称谢，不再抗拒。

隔着皮帽风镜，虽看不出对方面目，但那剪水双瞳，和那玉雪一般的面容，依旧可以看出两分，尤其是那谈吐的大方，意态的诚恳，从来不曾见到。双方虽穿着重棉皮衣，不

知怎的，依傍之间，竟平添出许多温情暖意，说不出的—种亲切舒服之感，连伤带冻，早已忘了一个干净。樊茵和同门师妹，杜霜虹，一是人家孤女，从三岁起，便受继母折磨，一是人家私生弃婴，只差一步，便为野犬狼虎所食，都是身在万分危急之中，被黑衣女侠，得信赶去，将其救走。稍为到晚片刻，便遭惨死，黑衣女侠，又最爱这两个门徒，因此师徒情厚，亲逾母女。

但是黑衣女侠，光明磊落，从无男女之嫌，同道之友，时有往还，一聚便是多日。二女从小习惯，没有城市中女子习气，天性又极义侠。上次在老龙坡，双方相见，虽不似沈鸿万英那样，对她姊妹，一见生情，心生爱慕。但因近年跟着师父，隐居练剑，不似小时，常有师执同道来往，尤其像这两个英俊少年，初次遇到，回去一谈，虽觉沈鸿，一个男子，那样怕羞，见人连话都答不上来。便是万英，虽比沈鸿稍好，照样面嫩，言动也有好些矜持。双方见面时，杜霜虹还说了个假名字，沈鸿连她姊妹名姓，都未及问，便各分手，想起好笑，可是心中，却生了好感。

这次樊茵，因乃师先和侠尼花明约好，今冬明春，去往峨嵋青城访友，先到先等，不见不散。就便往寻黑衣女侠的老友乐游子，一谈别况，哪知郎公庙事情刚完，不知怎的，竟被崆峒派余孽，凶僧五云和楚三才，访出他师徒三人下落。本来邪正，不能并立，昔年又有不世之仇，黑衣女侠老龙坡谷底练剑，便是为了将来除害，先作准备。师徒三人，先还不肯示怯远避，后经独手丐杜德诸侠，亲往力劝，恐其不听。杜德知道女侠，和二师兄乐游子，交情最深，彼此时常想念，人已移居武当卧眉峰。又听风声紧急，崆峒派中长老，长脚道人，也有要来的话，并因女侠师徒，不是好

惹，上次郎公庙遭了惨败，格外小心，除为首几个凶孽之外，又多约了几个异派中的能手。他师徒人单势孤，关中诸侠，多半有事，还要帮助汤八夫妇，往黄河两岸开垦，无暇兼顾。

敌人不来则已，来人必多，尤其是凶僧五云，和楚三才，两个凶孽，远在二十年前，便看中黑衣女侠美貌，双方成仇也由于此，虽然对方，年过半百，一则昔年仇恨太深，女侠人又生得年轻，望去还似一个未满三十的美女，因此必欲得而甘心，如在群贼尚未合谋以前，先将这两个凶孽除去，要少好些事故，省得大家救助各地灾民，尚且来不及，还要为这般凶孽，多费手脚。独手丐席泗，劝他师徒不听，因有要事，往还秦岭，算计贼党，明春方始大举，准备到时，再赶回来，匆匆先走，杜德正想赶往武当，请乐游子来，将女侠约往山中同居，以应昔年之约，免他师徒，势孤人少，性又刚烈，受人暗算。还未起身，忽接汤八飞书告急，说有好些贼党，想报郎公庙之仇，去往垦地扰闹。并说，长脚道人，因觉上次郎公庙，惨败不久，业与对方约定，明年重阳，在庐山五老峰比剑，人还不曾约齐，不应又去生事，得信再三告诫，不许门人后辈多事。凶僧偏仗恃尽得师门真传，骄狂任性，见乃师不肯出手，竟自阳奉阴违，仍在暗约人等语，为首妖师不来，虽好得多，凭黑衣女侠的功力，也能应付，但是老龙坡后谷底，黑暗低湿，景物荒凉，直非生人所居。

当初他师徒，原因一句戏言，和人打赌，来此练剑，如今时期已过，正好迁移，还有两小姊妹，到底功力还差，遇见异派中长老，恐非敌手。在仇敌未来以前，迁往别处，还免对方说是怕他，汤八夫妇之约，关系好几千人身家安危，关系更大，不能不去，只得假托乐游子所差，命那人往寻女

侠，请她师徒，移居卧眉峰，以践前约。女侠人最聪明，见那来人，说得虽像，并无乐游子亲笔书信。暗忖，彼此交深骨肉，多年未见，照他为人，便自己不来，必有亲笔书信，如何把昔年彼此密约，转告外人，只带几句话了事，心中不快。将信将疑，正在盘问，还不想走，忽接侠尼花明，飞书邀约，说在入川路上，遇见乐游子，听他二人，有青城峨嵋之约，明春青城相见，同往峨嵋访友，托令转告，说峨嵋那位老前辈，和女侠上官红，已同往海外，去了也见不着。如今乐游子，已回武当，本来早该回山，只为途中，管了一点不平之事，稍为耽搁，准备回到武当，住上些日，到了冬腊月封山之后，亲往老龙坡，前去接他，同往卧眉峰隐居等语。侠尼花明，起身在前，另与一同道好友，约定先往青城相见，在当地游玩些时，等明春女侠师徒到后，同去峨嵋拜见那两位峨嵋第三代的长老，中途折转，于理不合，只得别了乐游子，匆匆赶去。在青城游玩了几天，又遇天寒老人荆棘，便照乐游子所说，连那好友，一同移居卧眉峰西南二十里的白莲磴。此人乃侠尼花明聪角之交，也是一位丐侠，比王鹿子小一辈，名叫真布衣。黑衣女侠和乐游子，都是他的至交好友，侠尼花明，并还为此，先往青云山，连万氏兄妹，一同带走，准备来年，春暖花开，再连万母女侠段无双，接去同住。二人本极想念黑衣女侠，再听乐游子一说，途中又得到好些信息，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，请其速往青山后相会。

黑衣女侠，因汤八所派的人，被问出了实话，还在负气，要等凶僧寻来，见过高下才走。隔了一日，花明师徒，忽又亲身往寻，再三劝解，说这类凶僧妖道，何值为他生气，再说也不是我们的对手。乐游子和你，数十年知己之

交，自你走后，时常想念，先不知你住处，后来听说，也不详细，为守前约，恐你不快，又想等你剑术练成之后，再行相见。他不知你先期练成，以为要到年底，故此未来，以你二人，多年骨肉之交，如其等他来接再去，岂不显得小气？黑衣女侠，情不可却，只得答应。为想和汤八夫妇，见上一面再去，便请侠尼花明师徒先走。侠尼师徒，顺路又往岳麓山寻人，往返耽搁了几天，算计日期双方正好同时赶到白莲磴。不料当日，恰巧变天，山洪暴发，真布衣无意之中，发现姜飞，甚是看重。同时，乐游子和崔老人，在峰顶上，看出水势厉害，惟恐沈姜二人涉险，欲往救护，也正赶去。双方不期而遇，看出二人，心志强毅，因姜飞彼时还未正式拜师，真布衣爱他已极，无意之中，说了一句收徒的话，乐游子暗忖，这等美质，理应大家造就，丐侠王魔子对他也极看重，曾有将来再晤之言，意思甚好。

照他门中规矩，所收徒弟，必须出身穷苦，心志坚定，并还要做三年乞丐，才能领受他的本门真传，如在自己门下，就是传授，也只一技一艺之长，不关重要，为此便令姜飞，改拜真布衣为师。姜飞心虽不愿，因乃师后到，命是对方所救，又知师父性情，不敢违背，眼巴巴望着乐游子，正在为难，真布衣问出真情，非但不怪，反觉姜飞，至性可嘉。双方说好，作为二人的徒弟，先从真布衣，学过三年，再作三年花子，等所积善功圆满，重返师门，再到乐游子门下。并说，棘、王二老前辈，不久也要移居山中，这一作了本门弟子，便可随意请教，得二老的真传等语。因沈鸿出身耕读之家，想要借此考验，乐游子便请崔老人暗中照护，自和这两位至交好友，同往白莲磴。乘雪未封山以前，早为布置，以便老少诸侠居住。不料崔老人，性情古怪，差一点误了沈

鸿性命。姜飞先因乐游子，暗中嘱咐，你师父人甚奇特，暂时最好不要离开，先虽忧急，还不敢就走。后听崔老人说，人已脱险，又知万芳，业已前往，探看了一次，虽已转危为安，终不放心。其实真布衣，并非不通人情，原是故意相试，见姜飞面容愁苦，几次欲言又止，问知前情，立即答应，侠尼花明，并令万氏兄妹同往。这时女侠师徒，已有二人先到，姜万三人，并未想到凶僧妖道，竟会带人寻来，无心发现，恐伤沈鸿，引往一旁，动起手来。樊茵原随乃师一起，等侠尼师徒走后，便同起身。本来应该早到，行近老河口，见连日天气晴和，前在武当山住过，没想到当年天气骤变，提前封山，两小姊妹，一个想要抽空回家，探望昔年暗中帮她的一个老寡妇，意欲把汤八所给的二十两银子，送往报恩。一个又想打听生母下落，一个向师请求，侠尼花明，因杜霜虹，本领稍差，年纪又比樊茵轻两岁，刚生下地，便被恶人，抛弃山野之中，连饿了两日，方始遇救，不是仗有灵药，已无生路。女侠费了许多心力，才将她救活，从小身体虚弱，满了十岁，方始转好，武功练得最迟，平日对她，也最怜爱。为了访问那被恶人遗弃的母亲下落，昔年用过不少心思，好容易访问出来，母女重逢，聚了十来天，便往老龙坡练剑，中间曾托汤八夫妇，带往省亲两次。第三次去，乃母忽然不知去向，直到这次，往见汤八，才听说起，又是那恶人所为，不过恶人悍妻已死，见乃母近年，因得汤八夫妇之助，人已养好，竟比昔年恃强逼奸之时，还要显得美貌。自己年纪，已有六十以上，少妇风华，正对心思，使用暴力，将他丈夫打死，倚仗豪绅势力，强行霸占，汤八得信大怒，正要命人寻去，恰巧他师徒来访，便即告知。霜虹心中，自是悲愤，立意想代父母报仇，来时早向师父哭诉，已